

一之書錄科百緯經

(下) 秋 春 氏 呂

校林天張

二行發局書緯經海上二

最近出版

經緯書局新書目錄

英語五千句正誤詳解

一元四角

現代學校唱歌集

二角

模範漢英新辭典

二角五分

京劇歌譜三百首

二角

全國青年小說文精華

二角五分

青年演講集

六角

全國青年詩歌創作精華

二角五分

怎樣復興民族

六角

青年論文集

二角五分

大學生的毀滅

六角

中外史論精粹

二角五分

一個流浪失戀青年

六角

歷朝閨秀名詩一千首

二角五分

小婦人

六角

民族正氣詩鈔

二角五分

成功青年應走的途徑

六角

中國成語故事集

二角五分

青年應具何種人生觀

六角

迷途的羔羊——苦孩子

二角五分

在非常時期的工作

六角

中外新歌三百首

二角五分

中學生讀書經驗談

六角

外埠函購免收郵費

樊際昌教授捐贈圖書

經緯百科叢書之一

呂氏春秋全

【第二集】

張天林編



140823



1500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爲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卻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馮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饋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二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擧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馮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一士之德，可與千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士其難知，唯博之爲可博，則無所遁矣。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顯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

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爲憂，文無以復待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蹶之請，坐拜之謁，雖得則薄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力雖多，材雖勁，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躐足營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

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多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北方有獸名曰鼯鼠，鼠前而兔後，趨則踣，走則顛，常爲蚤蚤距虛，取甘草以與之。鼯有患害也，蚤蚤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延尸，彼得尸而財費乏，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寧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寧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

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驅士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爲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

下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崢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譏隱勝良。」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譏隱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

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口譽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

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澠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尙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鏹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察今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大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姑與息妫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

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驪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養，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

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尙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尙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不得休息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晏子曰：「請」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

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暝則與不見同。其所以爲照，所以爲暝，異。暝士未嘗照，故未嘗見暝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謊。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一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尙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尙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尙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卻其忠信，而愛其所尊貴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雖精，不能見矣。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乎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

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逼師，必於穀，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衾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曙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愛吾哀，是死吾君。」

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鬻誦之曰：「麤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麤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饒哉？一寸而亡矣。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凡舉無易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致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諂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喁喁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喁喁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喁喁也，止善，賢主以之喁喁也，立功。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齿，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能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饜

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鷄，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怒，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

邪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墜卻，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隣父有與人隣者，有枯梧樹，其隣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隣人遽伐之。隣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隣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爲善而從邪辟，所謂可從悖逆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

士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鬻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如衛。齊潘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

正名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詔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恟擾，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

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顛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肯爲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以始，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彌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

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詭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己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

陶夏鉉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亂擾，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爲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吏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閒，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

梧南撫多飄，西服壽靡，北懷儻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饜之，饜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飯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灰入飯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飲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被簪日用而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羲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

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
 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
 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
 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
 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
 乎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
 成。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
 舉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寧邈，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
 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
 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
 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
 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
 主人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
 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不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
 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贏，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偷擬。人事

其事，以充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參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爲本，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貴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

爲實。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
 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
 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
 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
 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
 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
 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
 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譬功丈而知人數矣。
 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唐鞮，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
 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
 況俗主乎？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
 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
 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執，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尙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者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轄，沙用鳩，山用樛，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茲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者勢也。王者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

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寇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以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慎勢

七曰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呼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一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

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而不勝於越；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

身者，其唯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執一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論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爲首，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慚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義，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辨，適足以飾非遂過。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諸乎？」田訕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訕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

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有昭王非其有，田誦不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蘭離石於秦，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沓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戰者，不習也，使人戰者，囁駟也。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成。

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讓日之役者，有執蹠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

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噎，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蜃者，每居海上，從蜃游。蜃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蜃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蜃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蜃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嚙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淄。」

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之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徹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

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鄧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以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順，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

知其與橋言無擇。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

無罪。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令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翳，翟翳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翳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翳對曰：「今舉大木者，前乎輿，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鄆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爲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爲禍福，猶未可知。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爲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爲禍矣。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

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爲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郵，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罪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翳，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實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以賊天下爲實，以治之爲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有

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曰：『愷悌新婦，誹汗因汗，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螞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餽，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餽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螞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

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卬割絳窳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爲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卬。」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語之也。」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公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爲司徒，無用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起聽賈。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責以償矣，尙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士民倦糧食，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而入大蚤。

奚待於魏敬之說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入與不入時之，不可不熟論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鄴、薄矣，武王嘗窮於畢、程矣，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得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

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情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具備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褻，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椳椳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囷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

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斗，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管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

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禱，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慚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

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鄆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道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枉法，不可謂忠。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

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
與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澹乎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
思不臧，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
受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
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
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
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
子祠而膳于公，麗姬易之。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
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
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
袒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敬，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
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戎王慢焉。去荆之秦，秦
繆公入之。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
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
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

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上德

勞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尙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

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

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察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若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離也。」有離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離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離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墜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爲戮極，也不能用威。適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獵狗而弑子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卻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懼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

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爲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人主有

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

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充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

交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一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聞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說表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溼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大

古嘗無君矣。其民衆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鬪大人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傲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禹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羌呼唐，離水之西，魍人野人，篇拳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饜餐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僂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

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字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耨，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濱，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遠，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

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庠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

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曠廢伏，有盛盈蚤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句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啟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

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誨。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鬻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鑿，鑿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濼，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馬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斲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斲，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斲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濼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六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邈伯玉爲相，史緡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雍是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束布衣，白縞冠，額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實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忍君之不變也。」此簡子

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難以求存，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爲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帝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

僅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踏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踏，其唯有道者乎！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轡，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爲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彊不足以成此也。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雍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鄰，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偏。」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邾擊、邾綽，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閒，再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王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豈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



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十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紕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歸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歡，今侯灑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齊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

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鬚，許鄙相眦，投伐褐相胸，魯管青相臆，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緣圖幡薄，從此生矣。

觀表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朝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

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瘞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諱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瘞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藥，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屢祈，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殛，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塞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輪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

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殺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士十人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轅，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

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顛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或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戚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審爲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

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

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則溼爲下。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鶩駘同。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荆國之法，厲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鵠，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貴卒

慎行論第一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爲建取妻於秦，而美無忌，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尙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犇左尹郟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郟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郟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郟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爲酬。」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郟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郟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荆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奪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忌，盡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

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榘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鬪，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嬖興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殺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蕞誅封。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爲讓，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黃帝之貴而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爲僂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以義動，則無曠事矣。人臣與人臣謀爲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爲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

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印。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印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艷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齎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

於後戎寇直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
 眞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
 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
 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
 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
 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謬！是必夫奇鬼
 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
 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眞子。夫惑於似士
 者而失於眞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
 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鬻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
 知之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
 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
 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
 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强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

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廚

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撐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續橘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夫戎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定矣，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舉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夷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

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問管子於鮑叔，楚莊問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問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察傳

貴直論第二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王之患，欲聞枉而惡直。

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囷圖。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庠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邊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聽然作。」

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我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上也。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抱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寧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寧戚毋忘其馘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嬪，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十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嬪，畋三月不反，

得丹之姬，淫莽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曰：「不穀兔衣繒纒，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紉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燿，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邱墟，禍及闔廬。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十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猬，雖勝之，其後患無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

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說。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蹻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爲擒。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爲幘以冒而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慚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枯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琬室，築爲頌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膳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驪沮驪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庭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

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爲藥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中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墜。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主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主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王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

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兒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施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君，是爲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韓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

剛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而立重耳。是爲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荊人于城濮，定襄王。釋宋出穀，戍外內皆服，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原亂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富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聽不自阿，必中理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而不肖主之所不說，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

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穀之恥，而西至河雍也。秦公繆相百里奚，言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相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數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數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

商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軻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袂以燿火，釁以犧豷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傅，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

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輅，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

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恐，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芮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芮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芮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痺，用智徧者無遂功，天

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五歲。」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寧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援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面括中之矣。發之則援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

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鵠聚，狸處堂而衆鼠散，衰絰陳而民知喪，拏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齊人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爲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爲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諱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沉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

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似順論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籬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鏗，堅則折，劍折且鏗，焉得爲利劍？」劍之情未甚，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

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命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驪驚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簞，非愛簞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君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鄴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

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分職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豪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擊處乎商，而商滅。

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擊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應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閒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爲先王之所舍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爨，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

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歷於山，而歷於垤。齊桓公卽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罟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慎小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士

審時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肫然不僨。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

羞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隣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隣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拿斂士所術施也士所拿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玉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唐尙敵年爲史其故人謂唐尙願之以謂唐尙唐尙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園邯鄲唐尙說惠王而解之園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尙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慙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知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小之安，必待細大賤貴，交相爲贊，然後皆得其所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嫔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弃娶妻嫁女，享祀不酒，禮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歲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繆纒網，置學不敢出於門，罟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

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糝，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竄末，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望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蕃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潞風乎？子能使蠶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何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諱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萑始生，萑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插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壅土無年，壅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

而薄之，使其民而鄰之。民既鄰，乃以良時募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穠禾不爲穠，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墾，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鹵者。註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爲青魚脹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脩，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覆也，必務其培，其覆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遮長弱，不相害，故遮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帥爲浴風。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

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秕。饒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辯士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稔稼，就而不穫，必過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粘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噎而香。如此者，不飮。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薰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虛辟米不得恃，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擗，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穠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

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腠動蚰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弮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審時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涖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闢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無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

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鄭康成曰：「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

禮記。」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

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

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暴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

字與千金，無敢易者。」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

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尙書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

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

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

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官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括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蟻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峻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闢，南撫多鬪，西服壽靡，北懷僇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

宋馬端臨曰：「呂氏春秋暴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

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寔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元陳澧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闕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

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致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尙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爲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末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涉。卽豫讓亦難專有其名。因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簡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爲一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爲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右呂氏春秋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亏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寒朱黃始就即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以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呂氏春秋

上下二冊 每冊實價六分

校閱者：	張	天	林	
出版者：	經	緯	書	局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山東路	交通路口	經緯書局發行所
郵售處：	上海海甯路	高壽里	六十七號	經緯書局郵售部
經售處：	各	大	書	局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國民二十五年十一月再版



政治大學圖書館



C140823